

宗座駐華代表

剛大主教米郎大學的講演

「促成公教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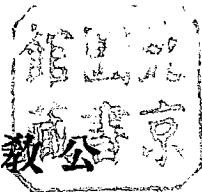
「創造公教空氣」

宗座駐華代表

剛大主教米郎大學的講演

---

版出會合聯育教教公



號一甲店東關平北

---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 宗座駐華代表剛大主教米郎大學的講演

米郎聖心大學是義大利公教的模範學府，文化中心，五月十二日特請駐華宗座代表剛恒毅大主教到校講演，題目是：「學術傳教問題和今日之中國」講演稿由該大學出版的「生活和思想」雜誌在六七兩月，分兩大部陸續披露。第一部標目爲「問題的概觀」；第二部標目乃「現代中國」；以其關係重要，特照譯中文，貢獻國人。

講演內容極其豐富：凡文化或學術傳教的意義，歷史，主體，方式，連牠和超性方面的聯帶關係，全部加以討論；叫讀者起「豁然開朗」「繼繩祖武」「匹夫有責」的感想。

我在大主教羅馬講演的小引上，曾請讀者作分析的研究；對於此次講演，分析研究外，最好還要作綜合的觀查。我個人綜合觀查的結果，有下列印象：——大主教澈底認識今日中國的環境和趨勢，積極提倡征服知識階級志在發起大規模的傳教運動，他的標語可歸納為以下兩句：——

「促成公教思潮」

「創造公教空氣」

這種印象的正確，有大主教講演內的言論說明。「想和這個（中國）民族，發生接觸，要緊會創造一種思想運動，令牠自己傳播」我平素研究傳教問題，得以下的結論：若

不接觸並光照中國的思想，就不能造成中國的大規模和堅決的歸化運動」。

以上還是大主教直接的聲明，間接去看，也可得同樣的印象：論誓反教的活動，大主教所担心的，並不是他們教徒的數目，也不是他們的靈性修養，却是「在中國盛傳的誓反教空氣」帶有誓反教色彩的文化或學術在少年中國傳佈的廣泛」是因爲他們「能和新中國學術發生關係，造成一種廣大思想運動；又能醞釀中國舊有風俗制度或政教的革新」。是因爲他們所造成的「運動」發軔，就會自己進展，自己加大」。大主教解釋佛教雖來自印度却不受中

國人歧視的理由說：「佛教的流傳是本乎一種運動，發動力固然來自外國嗣後因中國僧人的努力和中佛文學的豐富，却自然傳開」。

其實何止我所引的幾句話，全篇講演無非是上述印象的證明和發揮，因為篇中各段所論，都是造成「公教思潮」的準備，實行和希望。讀者閱覽一過，即可領悟，本無須我來辭費，不過，這個思想的偉大和牠能有的影響，使我總覺著有特別提出的必要。

「促成公教思潮」

「創造公教空氣」

請中西神職班和全國教胞們，因上主的助佑，宗座代表的指揮，共同加倍努力!!!

救主降生後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聖瑟爾色瞻禮，于斌謹誌·於義大利中部·



宗座駐華代表剛大主教米郎大學的講演

# 學術傳教問題和今日之中國

## I 問題的概觀

### 題字的解釋

傳教問題本來只是個佈道熱忱問題。學術不過是這種熱忱的一個方式或工具，佈道熱忱的完成由於兩種動作：——

- 一．個人的愛德動作，就是傳教士為做一切人的一切，拋棄一切，去向教外同胞宣報福音。
- 二．集合的愛德動作，就是說開墾荒地，樹殖上主葡萄園的修會或傳教團體在相當時期，讓位與本籍神職班，使聖教會表現常態。吾主耶穌的先驅曾為後世一切公教先驅們留下超凡的標準：「他

該發達，我該退消。」（聖若望三章三十節）。所以栽培傳教士首要的，不可缺的條件是個人的聖德。

學術是寶貴的原素，然常居附屬地位。雖極博學的傳教士，若無德行，就如同裝置完好而無發動力的機器。聖保祿說：「知識叫人自大，惟愛德有益於人」（格林多一書八章一節）無聖德的學問產生異端，毫無救靈實益或終陷裂教。聖父比約第十一最近論公教進行，還提說公教佈道的首要條件是聖德：「自己沒有的，不能給別人」。我以下所講的學術傳教，也全是以聖德佔先。傳教士的生活可用以下三詞概括之：祈禱，學習，動作，所說學習或學術，

就是指爲實行傳教理知上應有的相當預備；這是工具，不是目的。聖保祿雖具有驚人的學識，却聲明知識是附屬物，他說：「不用言語的明智傳福音，免得基利斯督的十字架成了空虛的……我們却傳被釘十字架的基利斯督，爲猶太人是跌腳石，爲外邦人是愚笨，」——格林多一書一章十七節和二十三節）一個平常信徒的明智，就令他未曾讀過書，也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學術所可比擬；全世界的學術，按牠本身講，並不會產生信德的恩惠，因爲信德是一個聖寵神恩，不是世人理論所可取代：「叫你們的信德，不本着人的明智，惟本着天主的德能」，（格林多一書二

章五節) 然而學術却引人注意，能在最難透入的地方關一途徑，能開啓明悟，誘導意志，助人接受信德的恩惠。電線並非光亮，也不產生光亮；然而缺了牠，電流就不得通過，光亮就不會燃起。同樣，學街並非信光，却是信光的導線。「信道是本於聽道，聽道是本於基利斯督的聖言」· (羅瑪書，十章十七節) 談學術或文化問題，我的意思是特別針對着中國。許多事體各傳教地都是一樣；我要根據中國的特殊情況，來講解文化或學術傳教的方略，也不是講昨日的中國，却是指今日的中國。

## 堅深法和廣擴法

傳教界有兩種方法：堅深的和廣擴的。所謂堅深法，是特別注意思想或知識階級的征服；廣擴法則格外努力於民衆的勸化。前者特重實質，故可稱「質的方法」；後者特重數量，故可曰「量的方法」。誓反教在中國普通採用質的方法。我們，按環境的需要，質量兩法並用。我們以爲這兩種方法互相補足，互相調諧，給傳教工作印上一種活潑錯綜的風韻，傳教方法論上的各種不同要求，也可交互地得到滿足。有些傳教士的標語是：「傳福音與貧民」，就把他們有作爲的活動，在鄉民中施展。他們說：「我們得到許多人歸化；辦理學校費錢多，而歸化的數目，結果

却非常之少。教友多了，可形成羣衆團體，既有聲勢又可栽培或孕育許多聖召」。這話也有理由：我們目下有生氣勃勃的修道院，小修生五千，大修生一千，又能在不多幾年以內，實現十四個方興未艾的本籍傳教區，這都是幸虧我們那些出色當行的代牧們苦心經營，從堅深，廣擴或質量兩方面努力的結果。我還要說：傳教界一切學術或文化活動裡最寶貴，最神聖，最必要，最急不容緩的，要算本籍神職班靈性和知識的陶冶。聖父比佑十一位，傳教區的光榮教宗，四月二十六出華棣岡宮，去祝福傳信部公學的新寄宿舍，那種注重傳教的表示，無非是向世界宣

言他怎樣關心本籍神職班的栽培。所以傳教士們不妨繼續做去，既實行廣擴法又用堅深法把牠調諧。不過要把比佑第十一聖教會已往成績裡的訓誡和上海公會議的規定放在眼前：假使某修會願意格外努力於民衆的勸化，同時別會的傳教士立志在合法範圍內，協助牠去辦理學校等事項，這個修會却不該當拒絕。傳教問題不要按某區的疆界去研究，當看準最終的解決，就是使無量數的中國民族，認識基利斯督，想和這個民族發生接觸，要緊會創造一種思想運動，令牠自己傳播。按我們傳教區目下到達的發展程度說，傳教士個人已不能應付一切。巴黎遠方傳教會總長



，光大主教，素稟宗徒心火，在中國傳教有年，對中國各教區既澈底認識又很表愛護，最近曾有以下之言論：「當下的傳教士弄的什麼事都得擔任，我們當想法結束這種局勢，把教宗久所急切召回的援助，供給他們，當給他們辦學的教師，治病的醫藥人才，創立隱修院的靜修士，使這些人都聽各該地主教指揮，共同努力，不抱地盤或死守境界，各自爲政的主義」。

題旨既如上說明，會請把文化或學術在各傳教區所有的各樣方式和任務，簡單討論一下。

## 公教地信友們的傳教知識

從前能有人以爲只是投身傳教區的會士們應有傳教的知識·這是謬誤的·全聖教會都是傳教的·舉辦傳教事業的責任，不單由各修會負擔，是屬於聖教會全體·聖教會下動員令，遣派大批傳教士赴前線·別的信友都當瞭解共有的傳教任務，以祈禱和金錢輔助前線的耶穌勇兵·軍用品的供給，是你們對這和平師旅去負責·

夫至大(一九一九)聖教會已往的成績(一九二六)兩通不朽的傳教文件令普世主教神父和信友把注意傳教事業當一種義務·樞機加斯巴立在他新出版，令人佩服的聖教要理問答裡，加入兩個新原則：就是教友有提倡公教進行和傳

教事業的義務。當今教宗眼見偌大部份人類，尙不認識救世主的寵恩，曾發出「聖神不可名言的哀呼」，全世界聞之動容。

因着傳信聖部的驚人活動，有傳信，聖伯多祿，聖嬰三種教宗立的善會和神職班傳教聯合的襄助，又加上傳教學講座的創設和其他關於傳教法典，歷史，民族學，傳教地理，醫學，方法論等等出版物，傳教問題現下已極時髦，普世信友對於牠的認識和過去絕不相同。在過去，傳教作品只限於各修會範圍，或少數贊助傳教的友好，普通人士只關心傳教事業的辯護方面和浪漫成分，現在傳教文學却

引起公教世界全體的注意，作品的表現不只取傳教史的敘述形式，且進而爲科學的系統化。公教軍隊的先鋒，傳教士，不再感覺孤寂或被人捨棄，却有同情的波浪，友愛和基督教文化互助的言論自公教世界的教胞處傳播到他們的陣地。所以傳教學的研究應以愛德作基礎：「在愛德裡，研求真理」（厄弗所書四章十五節）。

### 聖教初興時代以學術知識爲傳揚信德的工具

現在我們要走入正式傳教的領域，去看看學術知識在宣傳多聖名工作上曾有過甚樣可貴的貢獻，最明顯而不容置辯的證據，不用說，要算新經，教宗們的文書和聖教會

的歷史。吾主耶穌向宗徒們說：你們去教訓萬民（瑪竇二十八章，十九節）：「你們是世上的光，地上的鹽」（瑪竇五章，十三節）。宗徒們宣講的方式非常錯綜變化，貧富智愚都和他們論道，又能把用語適應各級聽衆的程度。

聖保祿向猶太人講道，用深奧的古經知識證明古先知們的預言已經由基利斯督實驗；在雅典學士院却表顯文學知識以指示「無名神」的真意。他所格外訪查的，是文化中心。所以聖教初興，是先在大城放光芒，後來慢慢傳到鄉村。西洋話呼不識真道的外教人爲鄉村人就是因爲這個。天主教初生和進展期的偉大護教家，如掛特拉多·亞利

斯的代聖儒斯定，聖依拉略亞立山德府的格來滿，戴爾多良裴立池歐立夫乃斯聖西比廉歐則必烏聖厄我略聖葉落尼莫聖奧斯定都是當時飽學之士，哲學，法政，文藝，無不精通，發揮「十字架的愚笨」以屈服教外的思想。這些教父和聖師們的知識學術並不排除或代替默啓真理的明智；若是用個比喻，他們就如同把邪神廟的柱石和原料取過來，用起死回生的精神，給天主的明智，建築一座說不盡更美麗更宏大的新聖殿。聖奧斯定生在聖教會傳教時代，以主教而兼神學家，是萬世最大傳教士的一員。他的太著天主國第一部（地上國）專門攻擊外教主義和希臘羅馬的

多神論；第二部，却講述「天主國」的觀念，那就是一種神學和傳教學綱要，在那裡，聖奧斯定的天才用他驚人的文學修養來衛護真理。本篤會士後來在歐洲歸化上建過大功，起初固然是大農家，大築建家，有時又是有力的封建諸侯，不過他們總是以祈禱和讀書為先務。在羅馬帝國崩壞，蠻族入侵的黑暗時代，古代知識學術還能保留一線光明無非他們隱修院的成績。歐拉其烏四 (Horatius) 所記載的名句，因又重驗：「被征服的希臘把猛烈的征服者征服了。基多教文化，在中古時代，征服並馴順了入侵的蠻族。聖西立祿梅到杜兄弟給斯拉夫族創造新字母，意義

也非常深遠：用學識的裝飾和效力把新歸化的粗野民衆提高並使之安定。聖依納爵是反改革時代的偉大傳教士，也拿起知識武器和誓反教作戰。印度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略經過的路線。一開了教，就設法創立修院和學校。在那聖教會已往的成績不朽通牒裡教宗告訴我們當常把聖保祿「對知愚我都負責」的話記在心頭；並須知（從經驗得來）一個社會上層階級歸化，民衆自然易於隨從。

### 中國傳教界的文化或學術遺傳

我們若把聖教初興的歷史放下，來考究中國教區史，立刻看出中國各傳教區，一開始就閃有思想的光輝：思想與



動作在那裡是互相調劑的。北京總主教，全中國總神長，方濟各會士，孟高未諾曾留下兩封書信。在那兩件書信裡，我們看出這位中國傳教的首創人，確是熱心不凡，學識精粹，並且工作勤勞。他把聖咏用方言譯出，才開教，就招集許多兒童，教給他們拉丁文字。不過，中國傳教史上的學術燦爛却是第二時期的特色和光榮。在這個時期裡出名的傳教士不可勝數，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尤其是出類拔萃。他們到中國對神學科學都素有心得。又用長時間的研究和極大愛心，取得中國文學上的知能，雖不忽視貧愚，却格外注意和思想的貴族階級發生關係。經過第

一次嘗試，他們把僧道的服裝拋掉，換上儒者的衣冠。

用他們純潔的人格和中西的學術知識曾引起卿士大夫的稱讚並得許多敬重和同情。終以堅忍精神，得達京師，時或成皇帝的好友且屢次榮膺顯秩，作朝中大員，散處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因此得到保護。耶穌會士所製造的天文儀器現下還在北京保存；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這些會士在中國曆法改良上所有的貢獻；且深佩服他們學識的淵博。我很希望利瑪竇所著的中國記事爲一般人士所注意。記事裡指給我們當時傳教士們怎樣勸化士大夫階級，又怎樣把傳教的熱火無條件底輸入新教友的心裡。就按日下說，宣

講後因聖寵和思想孕育而歸化的知識階級，在聖教宣傳上，比鄉村裡用各種方法引起的那些較容易，較衆多的歸化，價值還是高出一等。我並不是說不當用物質方法去辦慈善事業以引人信教。傳教士常當有救世主「我憐憫民衆」的心情。聖父在他聖教會已往成績的通牒裡也曾公然吩咐。我所愿意說的，無非是平素研究傳教問題所得以下的結論：若不是接觸並光照中國思想，就不能造成中國大規模和堅決的歸化運動，換句話說，若不令中國知識階級和上等社會完全去掉教友爲利誘而作洋人走狗的偏見，聖教很難廣揚。不過我立刻就要聲明，這種偏見現在幸已漸

趨消除·真理已有進展·這個反背實情，忝侮中國民族尊嚴的老生常談，以中國人的聰明，自然不能繼續下去·

中國優秀份子，愛國志士，瞭悟公教道理的優美，純潔歸化的逐漸加多；這種情形爲破除反對基督教的偏見，尤其教徒不愛國或洋化的偏見，比較任何口頭辯論都要有力·

以耶穌會士居留京師爲特色的傳教期本來前途遠大不可限量；不幸發生中國禮儀的爭執，一切遂大現停頓·（若那時能服從聖座的指導，是何等的幸福！）

然而學術成績常繼續提高中國傳教事業的聲價，爲傳佈聖道上供給許多利器· 在上述傳教士們以外，請略提幾

位已故教士的姓名如下：奧斯定會士·芒斗匝 (G. de

Mendoza) 在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著有中國史，耶穌會士馬亞

(G. de Maille) 曾譯通鑑綱目 方濟各會士卜樓漏 (B. Brollo)

著第一部拉華字典；耶穌會士哈爾德 (Du Halde) 作有中國

和韃靼史地年代政治天產寫實錄四大本；鄒道立 (Zottoli)

在他名著中國文學講義裡把中國經書譯成拉丁文；顧甫肋

(Couvreur) 既以拉法文譯中國經書又編纂中國字典兩大部

；遣使會士達未德 (Armando Dorride) 講論過中國動植物；

同會士于格 (Hue) 有西藏旅行記並著聖教傳行中國史，樊

國樑 (Favier) 主教著有法文北京考 現在中國傳教界的學

術方面還是光輝進展，前途遠大，公教思想的仇敵磨礪舊武器，又自無神派各大學學得新法術！但是我們的傳教士也會不落人後，擅長同樣準備，毫無半點畏懼，去抵抗對方的攻擊。中國正在根本改革，所以現今的時代非常有意義，又非常嚴重，我們若不自甘暴棄，或情愿被拒於中國新生運動以外，思想界，事業上，必當有一番孟晉的新努力，這是時代的要求，中國的革命自遠處看，普通人只感覺着國民黨進步的迅速，共產黨透入的紛擾，各種橫暴事件發現的不幸；其實這個革命的範圍較廣，意義較深：是一種無限的醞釀，精神的運動，牠的趨向是在革新世上

人數最多的民族幾千年固有的文明。

光大主教最近有言：「亞細亞爲各種大革命所震撼；然而這些革命無非是一個絕大演化的零碎事實，將來地球上人民半數的生活要受那個演化的支配。」

中國的革命與其說牠是個外界事實，更好先說牠是個思想的表現或歐式中國新文化的產物，正如法國大革命的發源是在百科全書派所表現的思想運動。中國的對外政治獨立和對內的革新運動，都由少數知識界份子，尤其，國民黨員所指導；這些知識份子應用書籍和學校向民衆播新思想的種子，國民黨又能按革命慣例，用武力去推行自己

的思想。若有人想給中國革命運動找個象徵，武器或旗幟的圖形，都不如一本書的形象表現的格外確當。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向北京進征，中間曾經過極大的反抗，終能以異常速率，一往直前底，戰勝困難，使老於中國情勢的人們也驚訝不置：此中理由，無非因為軍隊未到以前書籍或印刷品早已給牠開路，又有極精密的宣傳組織去向對方軍隊裡鼓吹，連共產黨在中國得到初度勝利，也無非因為他們善於運用宣傳的武器，後來才以暴力侵入。

一位宗座代牧眼見聖堂被人佔領，改為製造宣傳員的學校，曾向我說：「他們從早到晚，讀書體操，紀律嚴整，異



常勤奮，開中國未有的新局面。我們若能使傳教先生們也同樣勤奮，該有多大的進步！」

## II 現代的中國。

誰如同我許多次親眼看見中國青年羣衆在國民黨運動裡的活躍（且是男女兩界青年）對於以中國爲昏睡，死板且不痛不癢的舊觀念，必不再憑信。在舊日的中國，文學是少數人的專有物；現代的中國却大不其然，文學曾經過一番改革，變爲較簡單，較靈活，較新穎，流傳程度已達到下層民衆，因學校，書籍，報紙和傳單的溝通，幾乎無遠弗屆。或可說新中國久經斷食後，有閱讀的饑渴。不

幸所得的食物多不合衛生。用簡明的語體文翻譯外國科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各類書籍。不過，在這些新出版物裡常有誨淫的小說，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思想，反對宗教的老生常談，攻擊公教會的荒謬學說却層見叠出，真是可惜！傳教士沒半點政治或文化上的偏見反對新中國。他們愛中華如第二祖國，竭誠希望牠的順利，他們尊重在中國民族的正常要求，願意在法律範圍內，對中國的新生或復興有所貢獻，所要求的報酬不過是各文明國人民共享的自由和安全。可是，在這種新形勢下，傳教士當適應潮流，取得世俗學術上的同樣工具，好能自闢途徑，闡明

眞使人自由的正理：這是極顯然的事。傳教士目前當應付的人已不是樸質的鄉民，因傳教士或外國人的資格，即受他們恭敬；却忽然捲入因是外國人而引人猜疑的空氣中；又見有人以科學和政治的名義來批評他所有的理想目標。

• 上海公會議有見於此，爲預迎時潮，對學校，印刷品，青年組織都規定了極賢明的辦法，並愿設置特別委員會（現有的公教教育聯合會）以擔負這些重大問題。

教會學校現在正過渡着困難時期。然而我們因愛敬充滿常識或素具天然知慧的中國民族，絕不失望；很相信中國政府將來必能諒解傳教士的忠誠，尊重公教友所有的國民

自由權，在學校事業上，不作無爲的壓迫。在這個當兒，我們只有耐心作去。有的學校已停辦，許多別的學校，不惜重大犧牲尚繼續存在。法籍耶穌會士辦有兩處高級學校：上海震旦大學和天津工商大學。在天津他們還有頂好的一個古物，植物和民種學博物院；在上海又管理些素質盛名的氣象，天文，地震台。美籍本篤會士，在北平近年來創立極宏偉的大學，請求政府立案。除耶穌會上海土山灣，河北獻縣，遣使會西什庫，巴黎遠方傳友會香港，久著成績的各大印書館外，現在聖言會傳教士又在兗州和青島各設立一處，烟台，漢口和別處亦有同樣的舉辦。中

國教友在北平和天津都辦有華文日報。最近一位米郎遠方傳教會的幹練司鐸，又在香港創辦了華文中和日報。三年前，國民黨獲得勝利後，有一個急切的文化問題我們要解決。中華民國首創人，新中國理想之父孫中山博士，於國民軍此代初期在廣東所作的講演已彙集成書。這本講解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書所包含的是西方共和制的原理，經東方人揣摩又根據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特殊情形加以折衷而成。是革命思想的表現，新中國的大憲章和總標準。各學校都當把這本書作必修課。這本書的編纂未曾經中山先生的修改，故只要不背基本原則，能容納

多方面的解釋。我們那時想設法把這主義加一個正當解釋，既反對共產黨，又不背聖教道理。上海義籍耶穌會士德神父曾全譯三民主義，加以高明注釋；同會士中國人徐宗澤神父又編一本學校用書，經政府審定。北平教育聯合會也把孫文的社會原則和公教社會學原則比較對照刊爲宣傳小冊，那個小冊是前米朗聖架區本堂，現任聖傷會傳教區領袖，馬爾的納(T. Martina)神父所著。聖父比佑十一，一九二八年致中國民族的通電已證明公教會並不是中國進步和政治復興的仇敵，又很能幫着消除種種對中國不利的老偏見。哲學家馬利且在他近著文化與宗教上說：「假

如六十年前有一位聖多瑪斯高足，根據真正原則，著一部和馬克斯同其重要的資本論，歐洲今日情形必大不同。可惜，原則束置高閣，後來良十三發表演論，公教信徒並不如人人瞭解，信從！」我們若不會瞭解中國時代的特徵，不用健全，有把握的學識充分訓練，一定要有落後的危險。

• 在中國的時候，某大樞機以下的名言常湧現在我的腦海裏：「若你的金錢有限，又不知道該建聖堂或該立學校，我請你先立學校，至於聖堂，天主後來會想法子。」依我想來，聖保祿所提說的「家庭教堂」在羅馬固然是將來大殿的胚胎，究其實，在那時不但是祈禱和集會的場所，也

作過宣傳和衛護教理的學校。傳教活動的文化或學術方面，既這樣大概講過，今請把傳教士和本籍神職班在文化或學術上應有的特殊任務，略談幾句

### 傳教士的學術修養

傳教士的學術修養有遠，近二種。遠修養應在本國取得就是一般司鐸所應備的聖俗兩種學問。傳教士也當對傳教學基本有所瞭解，又要學習法，英二文，公教社會學和公教進行會的根本原理。社會問題中國現下正在高唱入雲，傳教士對基督教社會科學的原則最要有明確的觀念；因為他所宣傳的宗教不但是個儀式，又是個人和社會生活健



全整肅的規範。在某次中國學生集會裏曾討論以下問題：

——「基督教對中國現在所發現的人事問題能否供給解決？或基督教只當看作一種虔誠嗎？」我們答說：基督教固然當是一種敬神的虔誠，不過拯救也是牠的要素，所謂拯救是整個的；不止在超性意義上，人事方面也是一樣。公教進行的會並非簡易事，當學會怎樣組織，尤其是青年方面。公進會的重要性是在提高良心，增大公教生活，並向信友灌輸傳教精神。傳教士學術的近修養是在傳教地取得。在這方面，上海公會的決議案很可作他個寶貴。完全的教本，因為那是羅馬明智和公會議員經驗所共成的結晶。不用

說，傳教士近修養的首要部份，在乎學好那困難的中國話。傳教士要緊通地方用語，不過若能以科學方法正式作中文的研究，利益必非常之大，換言之，不當只學語句或談話，還應該認識文字，至能閱讀中文報紙的程度，聖保祿說：「若我不瞭解話的意義，我就是我和談話者的外國人，和我談話者也是我的外國人。」（格林多一書十四章十一節）爲善於瞭解中國話的意義，不可不研究中國的文字。傳教士和中國司鐸裏也有漢學優長的人；他們很有功於傳教事業，又常令中國教外人看重稱讚。語言的學習，尤其是文字的研究很幫助傳教士明瞭中國民族的精神，對他

們的文化得到一個正確觀念。並會欣賞他們的文學和藝術作品，最後還能形成更親密的精神溝通，實現宣傳福音最適宜的條件。聖保祿說：「同猶太人，我就成猶太人，好能救猶太人。」（格林多一書九章二十節。）我看聖保祿這段話明明指給我們用西方嗜好判斷中國文學不是傳教士的任務；我們反當在可能範圍內立求中國化，很尊重這個民族的特殊天才，傳信聖部對於此點曾再三訓囑。例如，我們不注重書法，中國人却對牠非常認真。為中國人，美字或優秀書法是一種藝術，可以悅目怡情。我們若是學養有素，必也會欣賞並尊重這種嗜好和特點。前中華民國

外交總長，現本篤會修士陸徵祥在一九二九年魯汶所開的傳教討論會，曾用他服人的資格，闡明中文學習和中國開教的重要關係。他說：「傳佈福音的工作，所以未得到更廣大的發展，以人事方面觀查，是因為沒和中國社會，知識或文人階級發生關係。」若是擅長中國言文的責任傳教士都當負擔，更不用說中國司鐸，他們一定要格外在這上努力。爲我們是很難的，爲他們，艱苦程度却無限縮小；爲我們是附加的本分，爲他們是天然的義務。

### 本籍神職班的學術修養

一九二四年有位孫中山的秘書在在京來拜訪我。因他是公

教信友，所以就向我談起傳教。他說：「中國傳教區這些年所有的勢力大部份因牠們的外國性質和外交上所享的特殊地位。在傳教區背後，中國地方官和外教人固然知道有羅馬教宗，不過也知道有外國公使，而生畏懼心，那些年的中國拳匪流禍，創鉅痛深，大有懲前毖後的神氣，今日中國的情勢變遷，急力運動取消不平等條約，建設國際對等的新關係。今後傳教士所恃以影響中國社會的利器何在？所謂中國社會，我是指搢紳和知識階級，若不引起這個社會的注意，我想你們的工作決得不到相當和永久的效果。中國有三件事，增加人的聲勢：富貴（文武官職）功名

知識，（即文學和科學。）傳教士不能以富誇人，更不能做官，只有文學和科學。你們知道中國如何器重文人，現在雖因有時過於崇尚科學，文人的名譽却仍然存在。從前能文章可置身貴顯，時下文人或科學家還是受搢紳先生各上等社會崇拜。中國司鐸受公教友的敬愛，因為他是司鐸；在外教人方面，必須他有學問，才受敬重。直到如今，中國司鐸受傳教區特殊政治地位的蔭庇。今後的情形却根本改變。這位現代中國人的談話，雖未必盡可贊同，却值得我們的注意，況說，還有許多中國司鐸和別位有知識的教友也屢次向我講文學修養的重要，認為公教會的光榮

和影響外教的工具。我們很曉得這個重要問題；以爲就是在文藝和科學上，中國神職班也有應佔的地位，和同國人並駕齊驅。他們一定要消費光陰去學習拉丁，好能寫說無誤。不過，晉鐸前後必須省出相當時間去成就自己的國文修養。不用說，中國司鐸在修德和聖學上要植有良好基礎。「你們當穿起天主的武裝，好抵禦魔鬼的詭計。」（厄弗所書六章十一節）「凡所作爲，當誠心爲天主，不爲世人」（高樓賽書三章二十三節）聖保祿這些言論在此點上狠可引用。因爲，若不是打好聖教會方面的基礎，只知研究文學，結果，受外教思想的潛移默化，狠有流毒無形的危險。

，然而聖保祿並未忽視文藝的修養，請聽以下的話：「和外人來往要用明智，……你們的言論常要有豐采，有滋味，好能向每個人作答。」（高樓賽書四章，五，六節。）  
宗比佑第十一，在他聖教會已往成績的通牒裡，對本籍司鐸的栽培，有下列的重要訓詞：「你們當盡心陶成他們鐸品適宜的聖德，又叫他們有救同胞靈魂的專誠和宗徒傳教的精神，至於甘心爲他們本國同胞，連性命也可以犧牲。然而要叫他們於俗學聖學均有清晰的，合乎方法的知識。叫他們求學不要速，太簡單，却當按步就班的飽受實學。……將來他們不單在本國的搢紳先生前，要備受尊崇，而



且可以擢升他們掌管本堂，一旦天主聖意到來，還可掌管新建立的主教區，順利無阻。」關於聖教學識，早就組織了大修院，且日見改良，日見加多，可和歐陸大修院並駕齊驅。此外，每年留學羅馬的修生又絡繹不絕，非常踴躍，已有三十之譜。中國司鐸們，尤其是年輕的，也有新中國特有的知識慾，聖學外，還希望在新舊文學和各種科學上認真深造；這種情形，說起來，叫我們非常高興，也是中國本籍神職班的光榮。如我以上所提，中國文現在差不多和歐洲中古末期的拉丁文發生同一恐慌，在中古末期，自拉丁文萌芽的各種新拉丁語言已達成成熟時期，創造

通俗化，新體或白話文學，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拋棄古體文，採用語體文以作宣傳。語體文是以固有的字，按普通談話的意義，組織而成，故最與白話相近。政府曾規定現代語爲學校必修課，既創成一種較簡易的新文字，思想上，我們又得到極可貴的工具。我情願這種民衆化的文字，在各教堂裡佔有應得地位，和義大利旦丁及聖方濟各時代一樣，上海公會多少已開文字革新的先河，爲經言要理的新編纂，曾有以下的決議：「所用文字固然要有幾分雅緻，不過，同時要簡易而明瞭。」（第四十六款）說到這點，我狠喜歡把河間府的耶穌會士和聖言會傳教士提出

，他們早就用白話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護教作品。還有別的傳教士這樣做，這個並不禁止那些天資較好的司鐸去繼續在古文上努力，因為聖教會曾把希臘羅馬古文學的寶庫周密保存，研究中國古文學自然也合乎牠最高尚的遺傳。

去年我因聖座的准許，曾致書各教區領袖請他們遣派幾位司鐸或修生肄業大學文科。他方面有幾位司鐸能因此得到辦學或教授的國家文憑，也似乎非常重要。或不能不稱許我們各代牧的開明和慷慨精神，雖有目前的困難，却容納我的訓令或且在訓令前已開始進行。在新立主徒會的主要任務裡，就有精究新文學，以著作並傳佈護教書籍一

項·

## 中國教友的學術修養

學術問題也和教友有關，那是顯然的事。最先當給他們注入公教意識，因着這個偉大的意識，每人都有參與救贖恩寵的感覺，雖屬「小羣」却自知是超越時空，公教大家庭的一份子，又知道自己擁有基利斯督所嚙啓以征服世界的真理，勇力倍加。我們的中國教友，如同古時天主的選民，和聖教初興，聖地及羅馬，星稀的教友一樣，雖居少數，當感覺自己是聖教會超人能力，偉大，勝利，種種光榮的繼承者。「他給我們選了遺產，……天主將統治萬民。」

宗座駐華代表剛大主教米郎大學的講演

四十三

（聖咏四十六首）就以愛國論，我們也希望中國教友不落人後又不自餒，反當站在前線，和第一流國民並駕齊驅，因為他們是神聖友愛福音的宣傳人，又是耶穌帶到地上的那個偉大燦爛新文明的寄託者。中國公教學生的愛國表現，不在無益的喧囂，而在認真求學，預備為祖國的幸福努力，中國很需要品行端正，殷勤工作，學有根柢的人才。公教友的愛國，不要流為發自仇恨，產生仇恨，過激且野蠻的國家主義，他們的愛國思想當發自愛情，產生愛情；當顧及一個公教中國應有的前途。若中國真如比佑第十一所言，在愛德和正義途徑上行走，那前途只有偉大。中

國公教友當自知是，圖謀祖國偉大，最熱心最真誠的協作者，又是中國新生公教化的負責人，同時又當使政府確信他們的守法秉乎良心，不單出自恐懼。只要中國教友有聖教初興期教友的意識，現在人數雖少，絕無妨碍。聖教初興期的少數教友自知是天主的人民，故爲新歷史的中心，他們生於充滿懷疑，不確定，矛盾的世界，却解決一切疑問；認識人生的宗旨和個人靈魂不朽的前程，歡天喜地底，懷抱着真道，起來傳教，所參加的那個佈道運動，深遠，廣大，動心駭目，不過三百年，就因公斯當定大皇的手詔，造成聖教會的勝利。

爲提倡教友的學術修養，除各傳教區所舉辦的教育事業外，當然要設立些高等學術的中心；國內外青年學生的，輔導組織當日求改進；公教進行會也要急力提倡。這些問題都有專論的價值，不過我已經講的太長，不敢涉及；他方面，這些問題的重要緊急，並不難自見，可是，在這裡至少我請大家向我們的代收，中，西司鐸，教員，中，西修女，傳教先生們同聲喝采，因爲他們，不顧任何犧牲，用愛情，始終不渝底管教公教學生。那些外國善心人，用極大仁愛，輔助我們的中國青年，也是值得我們竭誠致謝的。這個工作最富於傳教精神，最有功於中國各教區。那

些畢業回國，得有文憑，的模範教友，我們將和公教教育聯合會，共同設法給他們幫忙。

### 誓反教的工作

談至此，必有人問我，誓反教作了些什麼事呢？我先要聲明公教傳教士考查誓反教的活動，並不是向他們領教，連在中國，公教會的學術遺傳也不待誓反教傳入就有很長久的光榮歷史，然而不知道他們的實際和把誓反教的宣傳隱諱，却是謬誤的。誓反教入中國不過一世紀，各派註冊教徒的總計，只不過五十萬，我們公教友二百五十萬。不過教友數目算不了一切，為瞭解誓反教在中國所造成的



地位，還要曉得觀查別的因素。他們曾因中國革命的激動，大受震驚，這是他們自己也公然承認的。中國內地有些公教傳教士，親見中國誓反教人團體的解散，外國誓反教人所組織的事業有些倒閉，就因此不大注意他們的工作。然而當知初度的風波過後，誓反教教士重回中國，以極活動的精神，再振旗鼓，把許多事業交中國人管理，自己則退處，輔佐地位，甘心服務。在許多地方，他們竟能一舉改變主從關係。無論如何，並不是誓反教徒的數目，也不是他們那因無健全基礎而勢必低下的靈性修養，令我們過於動心，最引我們注意的是帶有誓反教色彩的文化或

學術在少年中國傳佈的廣泛。誓反教一到中國，就施展學術武器，駐足各大城，以接觸上流社會的思想爲職志，金錢的勢力既大，又無管教信徒的聖職，當然可自由活動；設立學校，印刷書籍，報紙，組織俱樂部；聯絡上流社會和勢力階級；辦理各種機關以扶助出國和歸國的中國學生；故能和新中國學術發生關係，造成一種廣大的思想運動，又能醞釀，中國舊有風俗制度或政教的革新。誓反教的工作受人批評反對，這正表明他勢力的偉大。連中國的革命，誓反教人也當負一部份責任，他們很有人以此誇耀在個人來往上，誓反教教士，常對我們客氣，我們雖

也不敢對他們忽略愛德義務，却不能，也不當掩諱他們根本反對公教的文化宣傳，我重述一次，對於中國反教徒的數目，我們沒有大驚小怪的理由，可是對於在中國盛傳，誓反教空氣的流毒，實在不能不加以注意，就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講誓反教所生的危險，好叫人懂清我們在學術方面努力的重要和緊急，我們生死與伯多祿接位人，羅馬聯合一致，因為羅馬「有活天主的教會，真道的柱石和蒼天。」（弟茂德一書三章十五節）誓反教人是反對羅馬的：把反對羅馬的心情輸入中國；中國人富於天然智慧，又無歷史遺傳的沾染，當然難於瞭解，尤有進者，中國人眼見

誓反教派別繁多，缺乏統一，常表示他們的不安。現在我要援引一些事實，以說明：所見不謬。中國各大都會，全有誓反教大學。美國政府和誓反教徒用庚子賠款，在北京設立清華學校。該校曾爲中國政治中心點，誓反教文化宣傳的中堅機關。又用庚款在別處設立大規模的學校，共和告成，第一次召集國會，八百代議士裡有誓反教徒十八名，公教只有一名，當下國民政府裡，常有誓反教徒七八人做總長。誓反徒拉杜來特氏 *Lalourette* 在他近著中國傳教史裡，很高興底，提過好些偉人，不是誓反教徒，就是自誓反教學校出身。連首創民國的孫文也是誓反教信徒。

現國民政府主席最近也同樣歸依誓反教，上海聖約翰大學也出過幾位政界名人，許多誓反教女士富有新知識，在雜誌裡撰稿，在集會上講演。去年在北平附近，有一個誓反教大學行落成典禮，直可叫作小規模的學城。這個誓反教文化的學城以許多純中國式，的殿閣組成，費金數百萬。爲成此偉大企圖，誓反教各門派曾通力合作。這座大學一定要變成反對公教的硬敵，別看許多教授對公教人保持敬重態度。從誓反教學校又出來許多中國教員，他們雖不是誓反教徒，却也沾染些反對天主教的偏見。這些偏見，在他們任職官立學校的時候，自然要加以傳播，所以我

們正當誓反教思想大規模底侵入少年中國學術界的時期：運動一發軔，就會自己進展，自己加大。有一位精究佛學的誓反教佈道師幾年前曾開設一種道院式的旅館，以招待過路的和尚。每年曾款待一千多名。也有被勸歸化的。

目下，誓反教人在香港建築一種喇嘛寺，同僧徒所住的相等，專為收納有意研究基督教的和尚們。且將購置大批書籍。誓反教這番惹人注目的文化組織，全依恃歐洲，尤其是，美國，各門派的大宗捐款。我很希望這些消息，能激發公教友，振作愛德的精神，起來援助公教學校。在歐美有許多學生傳教組織。我以為他們頂好把活動和

捐款，特別提倡傳教區的公教文化事業，人人都有義務加入並衛護基本的，主要的傳信善會，然而司鐸們都有特別提倡聖伯多祿善會以栽培本籍神職班的責任，兒童們却甚格外爲聖嬰會募捐，同樣，依我看來，學生自然能夠也該當特別熱心圖謀文化傳教事業的擴大。

### 結論

結束的時候，若不請大家飛昇到超性的境界，我總覺不滿；因爲凡是傳教成功的動因都隱伏在那裡，「種植的人不算什麼，灌溉的人也不算什麼，只有使生長的天主。」  
(哥林多一書三章七節) 學術只教人如何研究土壤，如

何播天主聖言的種子；至於種子的生存繁榮，開花結菓却是聖寵的恩賜。宗徒和最初傳教士們既工作，又伴以祈禱，堅忍故得到那種恩賜。我們當知所則效。最初聖教會是宗徒們運用各種工具所宣傳，學術文化的工具自然也佔一主要地位。不過那種宣傳驚大的速度總是聖寵的奇蹟。

有位誓反教學者哈爾那克要否認這種奇蹟，然而他那歷史的實證主義終未嘗試成功。安的約基城第一個天主教團體成立後七十年，羅馬屬地長官普立尼上書皇帝，警報基多教盛傳於必的尼亞省；七十年後，復活瞻禮爭議使我們知道聖教會的聯合戰線已自里昂延長到奧得撒而以羅馬爲



中心點；再待七十年，弟削皇帝竟宣言羅馬主教是他的對手，有取而代之的形勢；再後，還沒待七十年，羅馬軍旗已輝耀十字聖號；這些史實，哈氏每一想到，就感覺狼狽，不敢解釋。天主教在中國宣傳已幾世紀。雖有傳教士們的純潔意向，却不幸使中國人把牠看作外國教，和外國不利中華的政治利益有關。這種疑團並未曾在羅馬發現。佛教雖來自外國並未受中國人如此看待。佛教的流傳是本乎一種運動。發動力固然來自外國，嗣後因中國僧人的努力和中西文學的豐富，却自然傳開。這全是真的，不過概括不了一切。可是我們不可不注意考慮。現在請以樂觀

希望提高心意，因為傳教士們多年的勞苦已把佈道的時機製造的比較成熟。因着本籍傳教區的設立和更廣擴的文化宣傳，我們滿可努力，勇氣百倍的努力，以破除舊偏見，使人認識聖教會的真面目，至聖，至公，在歐美如此，在中國也不兩樣。工作外又要伴以祈禱，求天主把今昔致命人義血所灌溉的神種，早賜生長，好叫傳教士們親見「田禾已潔白可割，……播種人和收穫人同樂」的盛事。（聖若望經四章三十五，三十六節）最後，當然要給我們那些傳教士問個好。他們那樣謙卑，那樣偉大，雖明知人力不足，却富有超性觀念，以滋養他們的愛德和堅忍，並在黑暗

的進程上點起希望的明燈。我們什麼也不算，我們不過是可憐的播種人：全仰仗着稼禾的主人，他是全善，全能，嚴冬後必使明媚的春光含笑出現。可敬費利尼（Corraro do Ferrini）（美國大學羅馬法教授，去世未久，已由當今教宗宣佈爲可敬者。譯者註）有以下耐人尋味的名言：「一個靈魂素其位而行，絕不敢稍掩造物主的光榮，又常以極大的克己工夫，呼吸永義空氣，怎能不得天主的喜悅？」

## 附譯公函一通

大主教講演裏很注意研究中文的提倡。對於外國傳教士，他的訓詞是：「不用說傳教士近修養的主要部份，在平學好那困難的中國話」因爲學好中國話，不單可以達意表情，「語言的學習，尤其是文字的研究很幫助傳教士明瞭中國民族的精神，對他們的文化得到一個正確觀念，並會欣賞他們的文學和藝術作品；最後還能形成更親密的精神溝通，實現宣傳福音最適宜的條件。」所以大主教又囑咐他們說：「不可只學談話」「若能以科學方法，正式作中文的研究，利益必非常之大」

對於國籍神職班，大主教希望「在文藝上，中國司鐸也有應佔的地位，和同國人並駕齊驅。」又囑咐「晉鐸以前或以後，必須省出相當時間去成就自己的國文修養」最明瞭，最迫切的訓詞，是他在贊許陸公徵、魯汶講演後響應的幾句話：「若是擅長中國言文的責任，傳教士都當負擔，更不用說中國司鐸，他們一定要格外在這上努力，爲我們是很難的，爲他們艱苦的程度却無限縮小；爲我們是附加的本分，爲他們是天然的義務。」

學習中文既如此緊要，中西司鐸勢必振作精神，奮勇進行。然而新舊文學的爭議，現在並未完全平息，澈底解決

我們進行研究，究竟當遵循那種途徑？去年八月份北平公教教育叢刊載有剛大主教提倡新文學的公函一通，對我們的疑問，可圓滿答復，特附譯於此，以備參考。

譯者誌。

剛大主教致各區傳教領袖公函，一九三〇年七百零一號  
「論採用白話。」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發自北平

### 主教尊鑒

人都知道中國政府在公文和學校裏已採用一種改良白話  
最近中國政府還下明令提倡這種改良的文字。這個新體  
文流傳已廣；學校用書，報章雜誌，宣傳品等幾乎全用牠

宗座駐華代表剛大主教米郎大學的講演

作成·古文言的探討，似已成文學研究家的專業。中國現代，正是中古義，法，班各國拉丁文退讓，新拉丁系語言代起，詩人著作都採用新體的時期。請看但丁（不必多提別人）曾有論普通話的大著；他的神曲本用拉丁文開始，後來也改成普通話。

聖教會不但在遠古野蠻和黑暗的時代，用心保存過文藝的寶藏，連應用或推行普通話，以訓誨民衆，也是牠的提倡和主張，我們是聖教會忠實的信徒，也當竭誠歡迎這種改良的中國話。這個有效的工具，是天造地設，我們何不用牠著書刊報，廣傳公教真理。共產黨和別的聖教會仇

敵用這個新體文去盡力傳播他們的謬論。我們自然也當振作精神，孜孜不息地去用牠宣傳福音聖道。

茲規定辦法如下

一、每個教區，若有特好文學的中國司鐸，當使他研究舊文學，精益求精。因為那正合聖教會歷代的遺傳。

二、凡是中國司鐸都當擅長白話文，以期寫作便利，文法正確。位居司鐸，在國語上，若連學識平常的本國人也比不上，豈非大可羞恥！

三、最後，外國傳教士，也當按力之所能，學習語體文，好能繼承從前的傳教士們，首先以華文繙譯西籍的



遺傳。

中西司鐸過去現在，在文學上所有的貢獻，也可在此提念一下，因為，在古文上有幾位司鐸曾立過大功。還有些司鐸用白話發刊了多種神修書籍，聖人行傳。對於國語文，自然也很不落後。此外上海公會規

定新要理當用淺近文言寫成，似乎較政府命令還在以先。對於經言又有以下的決議：「經言的文字，固然要有幾分雅緻，不過同時要簡易，明瞭，好叫人人都懂，連粗淺人也不例外。」（上海公會決議案四十六款）所以我們當盡力遵守聖友會遺傳，奉行政府改

良語言的法令，這事很有利益，因為按聖保祿說：

「天主的聖言活潑有效。」（希伯來書四章十二節）

順請托主萬安。

宗座駐華代表剛總主教恆毅謹啓

宗座駐華代表剛夫主教米郎大學的講演

